

2016

總統大選，可

能是歷來氣氛最詭異的一次

大選，也可能是最「無聊」的大選。比起1996

年台海飛彈危機的驚心動魄，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的大變局，2004

年「兩顆子彈」引發數年藍綠惡鬥格局，2008

年扁深陷「貪腐」風暴，台商超級大動員，2012

年「九二共識」連結「

經濟牌」，北京與美方加入戰局「多打一」。

到了2016

，卻出現一方被形容是「躺著選」，另一方到10

月下旬還倉促更換候選人，而同陣

營的總統還趁此期間實現了1949

年以來首次的兩岸領導人會面，卻又無助於該陣營選情的怪異局面。

而習慣於介入台灣選舉、甚至政黨事務的北京，這次體認到差距明顯，難以逆轉，索性袖手旁觀。早在6

月起就多次表態「不介入台灣選舉」，過去大動作動員台商、軟硬兼施協助造勢、要求企業表態等做法，至今尚未出現。原因之一，是如同許多人形容的，對於蔡英文的勝選「已無懸念」，對於綠營結合其他第三勢力國會過半的可能性也有所認知，另一個原因是，當前國民黨處理內外事務的能力與效率之低落，令人瞠目結舌，讓慣與國民黨權貴掛在一起的中方人士無語，從寄望藍營轉為自保，只求不被究責牽連。

「準備期」最長，「觀察期」有多久？

從2004年底「九合一」綠營大勝之後，北京對於2016

可能再度政黨輪替已經「準備」了將近一整年。甚至有人形容，「馬習會」上，習近平握著馬英九的手，卻是對著蔡英文說話。在這樣既定格局之下，幾個月來，已經沒有有人在討論選舉結果會如何，許多人忙著預測選後的兩岸局勢，聚焦在北京將會給新政府多長的「觀察期」。

有人認為，北京不會給蔡英文太多時間，520

就職演講中若沒

有提出令北京滿意的說法，立即

就會「地動山搖」，有人認為，520

就職之後，北京仍會給新政府至少半年的時間，聽其言觀其行。也有人預期，北京根本不會有「地動山搖」的做法，畢竟蔡英文已經說得很清楚，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維持現狀，不會有挑釁或改變現狀的做法，北京雖對其說法不滿意，但也找不到足以祭出「地動山搖」作為的充分理由。

共同的想法是，1月16日後到520就職之間，及5月20

日就職後到年底，是兩個關鍵期。各界對於未來將「如何」維持現狀，仍是關切的重點。北京已經表達「不一定要『九二共識』四個字，但是要尋求雙方能接受的替代方案」，也期待準政府能提出讓北京雖未必滿意、但至少能對內交代的說法。因此，選後到就職之前，有機會尋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，準政府應盡可能與北京及重要盟邦進行充分溝通。

另一方面，在長達四個月的看守期，馬總統會做些什麼也值得注意。他為了促成「馬習會」做了很多努力，包括宣傳抗戰勝利七十年，抨擊李登輝史觀，持續表達願「共寫史書，共享史料」等作為，顯示他不會只滿足於一次的馬習會。這個歷史定位上癮者，極可能在卸任前做出些幫助北京框架台灣的事情，有可能如學者推測，恢復國統會與國統綱領，甚至可能為追求第二次馬習會，願配合中方，例如到北京會見，甚至發表「兩岸和平倡議」之類的聲明或文件。

另一方面，新國會將在2月1

日開始運作，馬上面臨「兩岸協議監督條例」的重新立法。屆時在國會可能擁有多數席次的民進黨，將提出何種新版本，如何與各方協調出可行並有效的方案，是無法回避的挑戰，而之後將如何據以審查高度爭議的服貿協議，並且繼續協商貨貿協議，考驗著民進黨國會與未來新政府的智慧與溝通能力。

北京有其政治議程，穩定是最高原則

很多學者強調，新總統的520

就職演說至為關鍵，認為是影響未來兩岸關係「錨定之言」。就職演說的表述固然重要，但影響兩岸關係格局的不僅是單次談話，包括中美關係的走向，中國經濟與社會穩定程度、領導人的權力佈局與政治議程，乃至於台灣的經濟與產業是否能夠順利轉型，都是重要的結構因素。

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，短期內的就是兩岸關係，即台灣政黨輪替可能引發的「對台路線失敗」的鬥爭，這部分他今年以來已透過許多作為來因應，包括主動推行台胞證免簽，及主動促成「馬習會」。原本「王張會」、「夏張會」等兩岸事務主管官員的制度性會晤，是習近平唯一「對台政績」，但「馬習會」後，他已為自己奠定了超越其他領導人的歷史地位（超越連胡會），足以對內交代，拆除了「對台工作不力」的引信。

另一個課題，是十九大的人事佈局。2017

年中共將召開十九大，是習近平的第二屆任期。人事的安排涉及到他的「改革」能否順利延續，是否真正確立「習時代」。在五中全會之前，習近平立下官員「能上能下」的新規定，更頒布「不得妄議中央」，引發諸多揣測，認為此佈局極可能是為打破「七上八下」慣例，平息各界爭議，讓打貪主將王岐山續任常委。據報導，「十九大」籌備工作領導小組已成立，習近平任組長，李克強、王岐山任副組長，江系三常委（張德江、劉雲山、張高麗）並未進入小組。此外習也可能讓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進入中央軍委，協助推動軍隊改革。

另外，他要在任期結束前實現第一個「一百年」目標。習近平的「中國夢」提出兩個「一百年」目標，要在建黨百年（2021

年）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；到建國百年（2049

年）時讓中國成為富強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。這也明確標示在五中全會通過的「十三五」規劃中，因此習近平領導班子已進入第一個百年目標的衝刺階段。

「全面小康社會」意指，到2020

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，要比2010

年翻一番（成長一倍）、超過80兆人民幣，2014年的GDP是63.6

兆，在中國經濟進入長期放緩的「新形態」下，5

年後能否達成目標，是一大挑戰，特別是這牽涉到經濟結構的轉型。

而第一個百年目標也將直接影響到第二個百年目標，對習近平來說，這不僅是他的歷史定位，也是身為領導人無可迴避的使命，只許成功，不能失敗。這也是為什麼中共中央大動作召開有史以來層級最高的「減貧」會議（以前都說「扶貧」），與會官員更逐級立下「軍令狀」、肩負「責

6000

萬人，在烏紗帽的壓力下，如何能真正「脫貧」而非「減貧」，而過程中可能更凸顯貧富差距與發展失衡的問題，進一步構成對社會穩定的挑戰。

另一方面，從「歐習會」來看，中美領導人雖仍延續「夜話」的傳統，但已出現「相敬如冰」的氣氛，美中之間仍維持競合狀態，但是重大爭議難以解決，無論是駭客攻擊還是南海主權爭議，仍是各說各話，維持在某種「管理分歧」的態勢，而中方在南海興建人工島礁的做法，加上九月的大規模閱兵，也讓區域國家心中的「中國威脅」陰影始終存在。

在這個內外格局之下，維持兩岸關係與台海局勢的「穩定」，避免出現僵持或緊張，不讓台灣更靠向美日、掣肘中國在區域的擴張，讓習近平權力穩固集中，專心力拼「百年目標」，將最符合北京的利益。而對於台灣來說，維持台海的穩定，避免現狀被片面改變，全力解決內政與經濟發的問題，也最符合台灣的利益。

「新型兩岸關係」與「新代理」

經過去年的太陽花與九合一選舉，北京逐漸認知到，政黨輪替是台灣民主的常態，沒有哪個政黨保證長期執政。與其將對台工作的成敗與特定政黨的命運掛在一起，不如保持一定的距離與空間，才能收放自如，操之在我。

在「馬習會」後，張志軍轉述習近平談話指出：「無論哪個黨派、團體，無論其過去主張過什麼，只要承認『九二共識』的歷史事實，認同其核心意涵，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。」這段話顯示，習近平認為，要建立正式的交往，條件是「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」，並且「認同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（亦即「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」）。這點很清楚的說明，北京對於所謂「兩岸政治基礎」的看法，存在務實與彈性的空間。

到目前為止，很多學者仍在摸索習近平的「性格」與決策風格，很多的形容詞，包括強硬，務實，功利，大開大闔，民族主義者等等。據多方消息，「馬習會」是習近平親自拍板，中央辦公室籌劃並指揮下屬執行。短短一個多月間完成相關安排，包括稱謂方式與地點等，比外界所預期的有彈性，其作風與效率，值得進一步研究。

一年多來，「國台辦角色已不如過往」說法甚囂塵上，透過多元的管道來蒐集訊息、協助研判與決策，是習的特色之一。習作風有別於過去領導人，即使存在反對意見，他仍會依自己意思行事，收放之間的尺度與程度都超乎學者與幕僚的預期。若果真如此，則大選後的兩岸關係，雖存在不確定感，但有機會建構出有別於過去國共互動模式的新型兩岸關係。

而傳統「國共」架構，也將出現新玩家。馬總統透過「馬習會」搭了一座橋，不會只擺著不去用，他應該會想辦法再上橋，不管是追求再次的馬習會，或回故鄉湖南去祭祖以解鄉愁。新型態的兩岸代理或將繼連家之後崛起，超越「權貴利益」，目標將是更為遠大的「諾貝爾和平獎」。

作者吳敏之為政治工作者